



大學發蒙

□ 12
2996



門 口 12
2996

口 12
2996

故菊池三九郎氏
大平三年一月



大學發蒙

皇和

安菰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此篇言天子諸侯凡人君治天下國家之方謂之大
學者大人之所為學云爾眩於字面而為學校之事
者非也夫萬物不治則亂矣天能生之而不能治故
眷命於人而為之君使以治之上古聖人受天心而
奉之為民脩六府制器物而利用厚生至堯舜正德
成於是乎道始立矣其道乃自中庸以至禮樂刑政
凡所以治天下正風俗之具也歷湯文武周而大備
矣又立之教法取於詩書而基德禮樂以文之使君

大學發蒙

子成德小人成俗天道人事道盡於此矣夫書史記也詩歌辭也而立以為經者不但取義於此及監得失知人情而已也凡其所載莫非畏天命故使人君知代天功之義而奉答之以為戒是為多也三代人君皆知之然周自東遷而風俗頹壞陵遲至春秋末諸侯唯是縱欲加之自宋會弭兵風俗日趨奢靡國用不足於是聚斂為事觀鄭作丘賦鑄刑書魯用田賦時情可見也夫國貨財之生也有天數亦有天用及漫費不足而聚之一切用私智不度自他之利害皆所謂悖入者故或得諸此而失諸彼或益諸甲

而損諸乙而其入皆民之膏血雖斂而積尾閭洩之故愈積愈乏此無他焉拂於天也而人不曉猶熙熙壤壤往來哀哉夫天子富保四海諸侯保一國皆自天賜之故謂之天祿天祿而有匱乏乎有之者不答天意也不答天意而私國家天豈不罰焉君子戚之故作為此篇以諭時君然滔滔不返至秦併天下而諸侯掃地天命可不畏乎漢以後不知道故鄭玄釋此篇徒謂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宋儒所道根柢於浮屠窮理為學其所取證即此篇也乃明德擬諸真如格物擬諸觀念古言明德不勝多焉寧得為虛靈不

昧明者如日月照臨之謂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豈磨
而明之之義乎至以格物爲窮理則指鹿爲馬也夫
如其說此篇主窮理之書何得無其說而妄爲闕文
強以補綴凡不合於已者皆爲闕文而補之則無不
可爲者況此篇除此之外皆爲贅疣乎窮則曰皆是
工夫之條目夫至貫通而天理流行則自然至善自
然誠意正心何假工夫若曰非工夫則不得乎非貫
通也且大學所說正心修身不足爲工夫末章於治
國猶有憾矣況於今日學者甚迂遠豈其然乎彼口
能譏佛而爲其所惑爲誕妄之說以誣古惑世悲哉

此篇主意在治國章故諄諄數百言述聚斂之害而
以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終之可以見也物茂卿亦
惑以爲學校之事而大學之造士乃詩書禮樂此篇
無之則爲養老之記因以誠意以下爲合語皆是強
說知道之人而不得其真者當時天下富厚無時驗
而見識不及也方今侈靡極矣上下困窮至不可奈
何因以推作者之時當如前所論也此篇引曾子之
言必其徒弟之所爲但此救時之書而非先王之教
也蓋時君皆能知道而不務焉禮樂唯鐘鼓玉帛而
已而爲虛文不得已本聖人之心而說之是爲心學

大學發蒙
之鼻祖及中庸又說性雖不悖於道乃啓孟荀而致
與道背馳學者不可不知焉雖然自戰國滅道無禮
樂之可求凡爲人君者循此篇之教奉承天道而務
德能明明德以化民乃自天祐之福祿無疆欲不富
得乎則當今諸侯之急務在能明此篇之旨竊按
此方自郡縣泝而成封建與三代之治合其轍一變
至於道之時也則向來起禮樂豈無其人哉嗚呼此
篇晦昧且二千年今而顯也亦時爲然哉舊文中間
無倫次甚矣朱熹曰頗有錯簡良然但其所定及爲
有關文非也今以意改之乃犁然不可紊又末舉原

文以存舊且辨其誤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人君所爲事故以大稱之德非學則不成故曰學道
猶生財有大道之道謂其方法既以大學立言故不
云人君之道而云大學之道人君照臨四方故其德
通曰明德非人君而稱之甚稀矣凡明德之言詩書
左傳等歷然此不具論矣物氏爲養老記故鄭玄說
亦取之是大謬矣明之者人君德化被民四方皆仰
之謂昭明德古書多有是言皆不外此義言人君之
道在明明德也在者此外無他事之辭程頤曰親當

大學發蒙
作新是也新民以當世言之上已無廉恥下染之而成汚俗唯德化可以革面故曰新民此言非新民則德不可明故曰在新民止字不待解身止於至善也言欲新民非止於至善則不能也乃明明德之本歸止於至善即下言以脩身為本是也凡舉天下之事莫善於脩身故以至善稱之然此亦以當世言之古無勸止於至善之事古者世子生置保傅以詩書教導義方樂以和之禮以為行而弗狎于弗順德之醞釀習以成性自然清脩今人君不然故特言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對揚天命而安民此人君之職也知之者不可不止於至善此謂之知止於至善也時君以天道為遠唯欲是縱乃雖知如不知能者克己而嚮善即知止於善者也能知而后心定心已定而不騷擾故能靜靜而能安於道能安於道而能慮而行能慮而行而能得至善即謂得至盛德民之不能忘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物有本者有末者治國新民而明德其本脩身而至善也然事有所始有所終以始為先以終為後循

序而進至善不可徒得必自格物始不然則不能故曰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今無行之者故言古以見其說之不誣此兼說天子諸侯古者國謂都下而執政柄於國故或又言封域之中勿泥矣物茂卿曰家者宮中以包宗族也又曰國而曰治者主乎政家而曰齊者主乎禮之二者恒

言也不必泥其義矣又曰身而曰脩如脩文德脩道脩辭皆謂成而用也皆是也但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身脩之謂也又曰心而曰正謂其一於禮也云云者非也是時禮唯有儀而不成用故儒者已不言禮樂若言之則誠意正心不足言也七十子没而無幾學之變遷如此物亡故也可歎哉正者邪之反心不正而得身脩乎故先正其心物茂卿曰意者好惡也好善之心由中而出不假勉強意誠之謂也亦是也非誠意乎不得正其心故先誠其意物茂卿曰致者使之至也至者生也知者德慧術知也非世人所謂

知也。知道之言也。蓋格物而德成，則明於道而知仁之可尚焉。非此安得誠意？又曰：格者來也。至也。有所感以來之之謂也。極得字義。此格字感召也。物即至善之本德。感召之者，問學自脩。恂慄威儀而得之也。此之謂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茂，卿曰：格物德之基也。故自明明德於天下，逆推以至於格物而止焉。致知誠意正心皆非為學之方。

也。特以言脩身之所以始格物之由焉。乎爾故唯格物而曰在，而又自格物順說以至天下平而止焉。以明其為自然之勢也。可謂善讀古文矣。又其破朱說皆當。夫宋儒道之賊也。不可不痛排。余別有論著。此不復及也。但道皆君道而為夫人之事。路頭既違，所以不知也。天下國家豈庶人所及乎？云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窮矣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物氏是字絕句。引荀子百王之道一是矣。而云是字指格物。然承來上文是字不得專指格物。恐不然也。

大學發蒙
朱連下讀壹是皆不成語乃釋壹是為一切大是強
竊謂是下有闕文不然衍二字也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至此微示本意而結之上二句泛言以諭之君者國
之本君亂而國家得治乎上厚薄謂君之德否下薄
厚謂國之富否言君不德而安富者無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

此孔子自言其所能也訟獄之難聽吾無異於人必

欲知之則俾民無訟是吾所長也無情以下言其所
以難聽之由也情者訟者之實情如曾子曰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是也辭謂兩造之辭民指訟者言雖觀訟辭而斷
之民志之可畏有虛假不可以辭盡者是其難也此
孔子言之之意也今引之者必以情而能斷獄政之
美事然是末也其本在德化俾以無訟借以證知本
之事

此謂知本

自物有本末至此專明本故以此結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詩之本義於詩經原志詳之此不復釋後效此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道學也道字物氏據中庸爲導然此篇多爲言鄭朱
是也恂慄物氏爲恭敬是也此章謂格物也引詩取
義於問學自脩恭敬威儀也不但是四者而已凡善
行皆格物方法也姑舉此爲言亦可以見古之成德

在行而非如後世徒事觀念窮理也至知明意誠心
正而脩身之德成民不能忘而后德可得而明焉曰
盛德至善明至善卽指格物而成德凡引詩皆斷章
取義而非詩本意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前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此又引詩證古之王者
皆已用之而民不忘也前王前世之王者不必文武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
世不忘也

此說不忘之實前王至德賢親樂利皆當其可後世

由之則安富尊榮是以雖身已沒而民不忘也沒世
與前王不忘相應物氏爲民之終身引禮記荀子爲
證甚拘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
德皆自明也

此以下又說古之王者亦皆止於善新民而明明德
然諸所引之文非本意然也只就明字新字止字以
示其義是斷章取義非深於古者則不能知焉皆自
明也言三者皆格物務德之所得故云然與無所不
用其極互文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之盤蓋浴湯之盤朱物並爲殷湯之器未知然否
苟如本義朱訓誠非也物作敬鑿矣以浴而新身誠
德之日新此取義於新民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

詩書並取義極固極之極衷也乃意誠之謂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以下取義止於至善邦畿喻至善也緡蠻之詩本

謂小鳥不能進遠道而止于丘隅此取於鳥得善所
而止也丘隅豈岑蔚之處舊說非也孔子謂人當止
于善取義於詩以諭人此又取以證止於至善於止
知其所止言鳥猶於其止則知可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亦借詩說文王止于至善而止字在詩助語無意
義今專在止字敬止物氏云止于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前章直說本此章說務本之方與務而得之者故又

以知本知之至結之不以所謂格物致知起者此以
其本故也

所謂誠其意者

能格物則自然意誠心正而身修也德之成否於意
之誠否見之此章辨其真假故以所謂誠其意起之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

毋無同能格物而成德者自然無自欺一句斷盡其
誠意惡惡臭好好色自然之誠也真能成德則好善
自然如此此言其真者也物茂卿曰好色可好惡色

大學發義
可惡然惡惡色不如好好色之誠好臭可好惡臭可
惡然好好臭不如惡惡臭之誠故好色而曰好惡臭
而曰惡自謙者當時之語蓋謂自然者之辭凡古字
義多不可知者漢以後訓古書皆臆說不足據也慎
獨務德也卽格物之事飾外貌者本不格物何意誠
之有故以慎獨言之夫古之教禮樂耳苟由禮行之
乃爲君子不問其心春秋戰國之際有禮而不成用
玉帛鐘鼓之歎孔子之時旣見之況益降者乎故當
時儒者始譚心性於是有慎獨等之事是言也大學
其權輿與中庸等數言之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君子以德而言閒居猶屏居謂人所不知之地
無所不至甚之之辭厭然閉藏貌人指他人誠於中
形於外言內實自然見于外夫不慎獨則德不成德
不成則雖飾外而內實必見此言虛假之無益以謂
不可不慎獨也非謂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
又非謂欺人之無益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誠者善惡皆有之十目十手人君特甚矣故引曾子之言戒之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富則自潤屋德則自潤身心廣自體胖此善亦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獨而誠於善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格物而成德則意自誠意誠者成德之言也既意誠則心正不足言若心不正則非意誠故不曰所謂正其心而曰脩身在正其心也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何必改爲心理學之可笑如此懣字後世失傳蓋怒之義忿懣之別猶恐懼憂患之別也是四者人之常情雖聖人不能無焉成德者不局于此中庸所謂發而中節所以心正也心不在焉心馳於嗜好而無守於內此德未成者也此章與下章其意實相因姑別序之作者本意在末章是以自格物漸而上之故此等皆概畧以言之何以言之忿懣而不得正不辟於親愛等不足語正心脩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人君所為心者明明德也其本止於至善也至善即

格物格物即脩身壹而非別物故又曰以脩身為本

此章雖曰脩身而待家人之事亦與下章相因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

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人者凡人也之者心之往也辟猶偏也物茂卿曰所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者人家自有此五種之人

父母妻子其所親愛也庶孽奴婢其所賤而又或有

可惡者也尊長其所畏敬也寡婦孤兒其所哀矜也

敖不恭惰不勤宗族之齒卑而屬疎者待之不必恭

而不勤送迎者也愚謂此泛說人家之事以諭時君

物氏此解多據鄭玄其說甚迂且與下不合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今人不務德故以天下鮮言之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物氏曰此章反言故亦反結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自此章徐入本事故其言頗詳

大學發蒙 十四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國君孝弟慈皆所以教諸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如保赤子謂誠也誠心有意于安民則雖有不中之事不至於遠母之育子天性之誠也非可學而至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言人君之治國非脩身以上誠意之德則不能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故其化如此物氏曰興者仁讓之俗勃勃然興盛也機弩機發於此必至於彼朱氏曰僨覆敗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申上文之義也堯舜之民從而爲善桀紂之民從而

爲惡皆從上所爲也上好暴而令民爲善民豈從邪
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朱熹曰有善於
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
惡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省所藏
畜乎已身者何如而恕諸人乃可以能諭人不然則
人不從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
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文述居家而化民之事故只以治國在齊其家結
之似非齊家之事故又三引詩以言宜家可以教國
也桃葉之詩止取宜其家人之義引蓁蕭詩反覆言
之家人兄弟無異義也齊家以威儀爲首故又引鳩
鳩詩而其威儀能爲父子兄弟足法而行之而後民
法之可以正國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上章孝弟慈以家人言之此老老長長恤孤以國人

言之本自別也民不倍鄭玄云不相倍棄也倍背同
 絜矩之道人多因下文以恕視之然此云是以君子
 有絜矩之道我老老而令民興孝非以恕之義蓋執
 中正而率下之稱也至所以名絜矩之義則不可得
 而知也鄭玄朱熹皆臆度物氏引深衣制強合諸矩
 字周髀曰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
 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
 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清之徐發因是言以絜矩
 為勾股矩較諸物說則為切近然均之鑿說皆不足
 據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似謂恕也然恕以施於人者而言之此言處己之
 方且若為恕則與前後諸文大不相接蓋所惡不善
 也上下左右莫不善此絜矩也即好民所好惡民所
 惡是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止取民之父母樂字無義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民之

所好德也所惡不德也或謂因民所利而利之上下不相接非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意言人君具瞻苟有否德則天下皆知之故引之云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辟民之多辟之辟不正也僂戮同為天下僂矣謂天下之人惡而棄之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因上文為天下僂而言人棄則天亦棄也配上帝之

義鄭玄朱熹皆誤物說是也峻命不易言天不易與命亟革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自此稍說出貴財之失德者一篇之根源自首章之言皆是也舊說皆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大謬矣有人此承上文朱謂得眾是也物氏引中庸為賢人泥矣有土而無人與無土同矣故云有人此有土財者錢穀貨賄之總稱用者國用也貨財生於土故云有土此有財有財則國用無所匱乏當時國用不足

而事聚斂故特云有用夫人君之祿乃天錫也苟有德則何匱之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務本財常足務末國自壞今列國皆外本內末民財竭而國為虛爭民施奪鄭朱二說不與下應非也物氏云有缺誤或然竊謂爭觀民之所獲以剝奪施之是以民心攜貳而國從焉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財聚于上則民散于下惠敷于下則民嚮于上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戾也謂非義者言悖而出加惡言於人也出乎爾者反乎爾天之道也凡物皆然故先以言言之余歷觀貨之悖入者不畢一世併本根而仆小人既然矧國君乎豐牆境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壤必先矣樹本淺根核不深未必撥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可不懼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善即篇首之至善兩之字指命人君為天牧養元元而虐之命何可長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者楚國之書後世不傳為楚語者非矣引之以證上文善字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此見檀弓舅犯非狐偃於春秋左氏折衷辨之仁親者仁與親也即善之物也故又引之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物氏云子孫句絕尚庶幾也利利賴也曰者語辭皆是也此止取保子孫以下乃斷章也而前半言為善者之能保子孫民亦賴之即善之効也後半言為不善之取滅亡以起下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安民謂之仁人放流之之字指上文後半不仁人遲屏同此天子之事即舜之竄四凶也邦君有之則天子屏之國臣有之則仁君黜之其義一也愛為民者惡害民者謂之能故曰唯仁人物氏駁後儒可謂

善得聖人之心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玄云讀為慢聲之誤也為是但為輕慢非是慢情也程頤云當作怠此命怠字相似也非也先者謂專任乃為長之意此篇專說人君之事鄭玄云不能使君以先已非也朱熹為速用非先字義此因上文言用賢而治國以為論下用小人而事聚斂之地何等巧思自是以下專刺時弊以終篇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人之所惡驕泰也人之所好忠信也蓋當世之君大率好驕泰而惡忠信故作者特言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人君行事之大者故曰大道忠信以待人則國治而財饒得人在其中以驕泰則不唯財也并國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此聖人治國之常經名言也然于時情迂矣此言不

聚斂而鳩民以德率而使鄉義則生者衆而爲者疾
不奢侈而勤恭儉則食者寡而用者舒因時君之病
而言之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朱熹曰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
殖貨

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國治至下好義則凡事無不成濟也而所得之府實
無悖出之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馬乘士也伐冰之家大夫也百乘之家卿也獻子
以卿大夫士言無疑焉鄭說經無文也不察於雞豚
不畜牛羊皆不與民爭利之事有采地者而始得聚
斂至聚斂則剝民豈但爭利而已乎上文言以義則
得之以利則失之而引獻子言義又寧有盜臣以激
之故以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結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

大學發蒙
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鄭玄曰彼君也物茂卿曰言君用小人者其心謂小人善治國家也小人之使為國家物氏曰使小人為國家也是也加之字以倒字古文此法多有焉夫君國家者本當用賢人而利民以享天福而君奢泰國用糜爛而不足於是乎務財用小人因間進說君悅之遂使為國家乃以殘民為事人怨神怒終為天所絕菑至害至而國滅矣小人進則君子退至此無人藉令有之亦末如之何已故戒之云行義

則得利行利則失國蓋思之矣

大學舊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此二句當在與國人文止於信下也此謂知之至也不得在此也下接所謂誠

其意者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為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誠意章止

非當在此者○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自此至與國人文

此物致知章錯在此當附此謂知本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

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易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

附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義○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完成而下接誠意章次序順也

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

本此此語上無所乘突然出且上既云此謂知之至也而

篇之有錯簡莫明於此今上乘而其所以為衍文此

有也下下接詩云瞻彼淇澳則有條理而意渾成

所謂修身在其心者自是以下無錯簡故止于此

大學發蒙

日新堂藏板

天明乙巳春

京堀川通錦小路上町

文臺屋次即兵衛發行

